

芳克勒費，爾沙

譯生楚許

論化進族家

1 9 3 0

行印局書東大海 上

家族進化論

沙爾，費勒克著

許楚生譯

1930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印刷

家族進化論（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或電費）

著者沙爾，費勒克

譯者許楚生

必翻所究印權



發行所

暨上海四馬路各書局

大東書局

發行者大東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中市

印刷者大東書局
地址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大東書局

家族進化論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研究家族與婚姻的方法問題

第二章

兩性的亂交時代

第三章

血統的家族

第四章

「伴侶倫」Punaléenne 的家族

第五章

氏族

一七

一〇

七

家族進化論 目錄

二

第六章

團體的婚媾

四六

第七章

婦女的勞動與待遇

五八

第八章

「雷依爾人」Nairs 和「杜亞勒人」Touaregs

六九

第九章

女子的住所

七八

第十章

共產的風俗

八三

第十一章

「桑底亞斯米的」Syndiaslique 的家族

九四

第十二章.....一〇九

自由性交的遺跡

第十三章.....一二五

母系家族的崩潰

第十四章.....一四六

父系的家族

第十五章.....一六四

一夫一妻制度的家族

第十六章.....一九六

嫁妝

第十七章.....二〇一

通姦

第十八章.....二五

結婚之民間的禮節與回憶

第十九章.....二六七

性愛之簡人化

第二十章.....二七四

婦女工業化

第二十一章.....二八五

家族的解體

第二十二章.....二九八

未來的婦女

家族進化論

第一章

緒論：研究家族與婚姻的方法問題

——大部份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和哲學者，他們總以爲在人類社會中，從古以來就只有由父母子女所組成的一箇家族。假定以爲在往古也有與在我們現今的家族之各種不相同的形狀，這種思想，是任何人都沒有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期中，一些大的學者們，深奧的思想家們，都大膽地把他們那種不相信宗教的精神，來注意到大家所認爲是絕對真實而不容討論的事項。他們於翻閱各時各地的旅行家，著述家之書信和遊記；依照各國旅行家和著作家的方式來解釋民俗的歌謠，野史，宗教；比較各種不相同的民族之家族的形式和親族的體

系時，就知道了在許多年的過程中，家族沒有達到到現在這樣一夫一妻的制度以前，是經過了很多變化的。

首先發表這類著述的人，就是德國的巴叔芬 Bachofen。他在一八六一年，把他所研究的結果，發表成爲母權論 Droit maternel一書。巴叔芬得了古代的文學家之幫助，他證明家族不惟在既往有各種形態之存在，並且在既往，就是子孫的世系，也都是依從母系的。第二箇發明這類著述的人，就是英國的麥克勒蘭 Mao-Lenan。麥克勒蘭的古代史的研究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是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他的最大的勳勞，就是特別的指出來了，在古時，婚姻只允許在一箇集團之中，而禁止在相異的一箇集團之中出現的。第三箇發表這類著述的人，就是美國的勒費莫爾甘 Lewis Morgan。勒費莫爾甘的研究和結論，是很著名的。他的重要的著述，就是於一八七七年（註一）出版的那本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他在易洛魁 Iroquois住了差不多四十年。於這四十年親密的生活之所得，使他對於婚姻進

化之最重要的時代有一箇發明莫爾甘他把古代和近代的旅行家歷史家所寫的那些奇怪而又矛盾的事實整理成了一箇系統用一箇科學的方法他就成立了一箇學說說在人類社會中之成爲我們現在的這種形狀的家族只有經過了兩性的亂交和家庭的許多漸進的形狀才成功的。

馬克思和恩格思的研究只是在他們以後才出來的因爲他兩箇人有許多歷史的和經濟的著述所以他兩箇人也就是補充了並且勝過了莫爾甘那些仔細而且耐煩的研究恩格思在他那本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書裏面說明了在人類社會中所經過的家族之各種形態。

上面所述及的這幾箇人從家族進化的大體講來是應該居於一箇最好的地位的在這些人的另一邊還有其他的一些學者其中如台勒爾 *Taylor* 黑俾爾 *Herbert Spencer* 陸博克 *Lubbock* 石羅 推隆 *Girault-Teulon* 史太爾克 *Stierckx*

Stavke, 科伐雷斯基 Kovalewsky, 來多爾諾 Letourneau 等人，也搜集很多關於家族問題的事實。不過有時竟是亂雜並且又無研究的方法，他們也還注意於父系家族以前之家族的各種形態。其他還有考茨基 Karl Kautsky 和辣伐爾格 Paul Lafargue，他們對於家族進化問題，也還有許多最有趣意和最奇怪的研究。

幸喜有這許許多人的研究，才把大家對於家族問題之一箇習慣的意見來矯正並且來改變。

在下面的各章中，我們就要用新的方法來說明家族所以經過之各種不同的階段。同時我們還要根據唯物史觀的概念，把家族世系之所以改變，由最後的分晰，是爲人類物質的生產諸條件所決定的原因，說明出來。我們瀏覽了許多旅行的和歷史的書籍，取用旅行家和學者們所已經找出來了的一些注意。宗教神話，民俗文學，在我們看起來，都好像是些太疏忽的材料，我們只爲進步來參考。他宗教神話，民俗文學，是人們思想的產物，他是說明在某一種有定的時候人們的

感情和思想，在人們感情和思想的籠罩之下，他就矇蔽了在任何地方所找不出來一些不能揣測的真實。現在且舉出幾箇證據來。譬如洗禮，他是在宗教上爲上帝的信徒們用犧牲的形式機會，他就是爲野蠻生活中必須吃人肉的宴饗之一箇回憶。在宗教裏面的「唸珠祈禱」也是一樣的。在野蠻人類中，繩子的「格結」可以幫助他們計算，並且幫助他們記憶某些事項，宗教中的「唸珠祈禱」就是繩子的一箇回憶。我們把已經滅亡了的風俗習慣，和現存的風俗習慣來比較，那麼，一些過去的事項，就可以成爲不十分奇怪而更比較容易懂得的事項。

我們用那些所取得於各時各地的事實，根據我們的論旨，來改造家族的進化論。也只有這種研究的方式，才是對於家族進化研究之一箇惟一的可能，因爲在各民族中所發生之相同的現象，其起源是很複雜的，其以前的文化程度又是很不相同的。在資本論的序中，馬克思說：『產業最發展的國家，就是爲跟着產業進程之些未發展的國家而表現他們自己的將來之一箇影像。』人類社會也

恰恰是如此。最落後的社會，就可以算得是最先進的社會牠自己的過去之一箇影像。

現在就明白的指明了，人類社會的進化，也與人們之必然的要經過幼時，少時，壯時，老時這些時期一樣，他也是要經過這些相同的時期，並且要經過與這相同之家族的，政治的，哲學的和社會的諸制度。自然，若果我們有了從野蠻到文明之一箇人類結合的歷史，那嗎，工作當然是要容易些的。然而我們却沒有這些東西。因此，爲得要寫這類的書，當然要把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民族中所已經知道的事實連貫起來，接近起來。

辣伐爾格在他說明他那本財產進化論中所用的方法時，說了下面的幾句話：

『文明民族之祖先的風俗，是還存在於文化尙未完全消滅之野蠻民族的風俗裏面的。野蠻人們和未開化人們之思想與宗教，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風俗

習慣，可以使歷史家追念於大家所絕對的相信已經忘記了的一箇既往。因爲我們一經考究於原始的諸民族，我們就可以找出私有財產的起原來。一經搜集了全世界諸民族中的許多事實，我們就可以達到跟着私有財產進化之諸時期。』

爲得研究家族的起源和發展，我們也是用這樣一箇相同的方法。

第二章

兩性的亂交時代

人類也與我們家畜場裏的鴨類一樣，其先是生活於兩性的亂交。我們現在的說明，就是來證明此種肯定之說之確當。

且任取男女一對人，或是張先生李女士，或是亞丹與埃及這一對人和他的後裔，（兒女，孫兒，孫女）將來就組合成功二十三十或四十不能再多的一箇「羣」Horde。爲什麼不能再多呢？因爲在野蠻人類中共同生活資料之不容易獲

得，就妨礙他們的數目之不能够再加多。像這類的民族，就是在我們今日，也還可以遇見。譬如南非洲的「布石曼人」 Bushmen，以他們獲得必需的食料之難，他們也就不得不組成很少數目的「羣」不斷的遷徙的團體。又如「富石羊人」 Fuëgiens 和波爾勒阿 Borno，錫蘭島和阿斯太利 Australie 的某些民族，也是如此。

在我們所舉出的這些「羣」之中，所實行的就是最完備的男女的亂交。他們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姊妹都是夫妻。男人們就是任何女人們的丈夫，女人們也就是任何男人們的妻子。人的兩性生活之這樣的開始時期之說，是曾經被人所否認過的，譬如法制年鑑 Annels Judiciaires 和其他出版物之各種事實（如尼古拉·亞不里科梭夫 Nicolas Abrikosoff 在國際社會學會年鑑中，就說：『自然兩性亂交的事實，就是現今也存在的，他並且就是在文明各國社會中，也還很發展的。』）都證明與這種亂交相同之兩性的結合，就是在現今的文明社會中，也還可以找得出來。現在的風俗，並不一定比往時的風俗純潔。資本家的文明，已經很明白的

註明了在很窄狹的房屋中之勞動者的家庭，這樣很窄狹的房屋，就有時決定了爲現時的法律與習慣所處罰之兩性隨意的接近。青春和戀愛，到現在就變成了與鞋子蘿蔔同樣的商品。而我們的時代，也就是習慣的爲一些不道德的戲劇所誘壞了，和一些下賤的父母們讓他們的少女去同富的貴的老公們結婚，而老的婦女去嫁青年的男子所誘壞了。

兩性亂交的時代，只有在由動物過渡到成人的過渡時期才可以發生出來。當此時期，人類既然還沒有與動物完全分開，他還不知道所以把與他所生存的「羣」中之婦女結合的親族「誼系」是什麼東西。來多爾諾說：『原始的人們，也和獸類一樣，是不知道「血族關係」 Consanguinité 的。』（見來多爾諾著《婦女的情況》*La Condition de la femme* 第一十二頁，巴黎，一九〇三年版）原始人類，是無所謂理性的。他的語言，是包括很少的字數；他那種貧弱的智慧，當然不能夠允許他來判斷或是批評他所料想也料想不到之習俗的存在，又更何待問？他們能

够知道這種習俗之重要和結果呢！

兩位英國的人類學者如斯賓塞和吉朗 Spencer and Gillen 他們承認，就是到我們今日，在中央奧斯太利地方，有一箇野蠻民族如亞倫達人 Aruntas，他們並不知道小孩子是從兩性的結合而生出來的。辣伐爾格說：『只有在這幾世紀起，歐洲人才只確實的知道，一箇小孩子不能夠沒有男女兩性肉體的關係生得出來的。在中世紀時，人們還是以爲女人是可以與神遇而生子的。（在我們歷史上所紀載那許多大人物，都不是人生的，也是一例。——譯者）』（見辣伐爾格著馬克思之經濟學的有定論 *Le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第三四六頁，巴黎一九〇九年版。）基督舊教徒們，也是把這樣神怪的性質歸之於耶穌之降生的。

不能够懂得人類不一定是相同的心理，也不一定是相同的生活狀況之一些大教授們大學者們，總是想法子來證明兩性亂交的事在人類的原始時代是沒有的。他們總是要想把亂交的事除去於人類之外，那卻真是一箇恥辱。